

【岁月留痕】

## 怀念我的中小学语文老师

□林少华

说起来有些不好意思——尽管我也算是大学教授了，但我接受的最完整的学历教育是小学。念到初一就赶上了“文革”，中学教育整整少了五年。也就是说，上大学之前我只读了七年书，基本等于读完小学上大学。也许你会说林老师好厉害啊，其实不是我厉害，而是我的小学老师尤其是小学语文老师厉害，是中小学语文老师成就了我。

回想起来，小学课程里边，我最得意的是语文，语文最得意的是作文，作文最得意的是漂亮句子。而这直接得益于一位语文老师，他叫钟庆臣，不知是从哪里调来我就读的山村小学的。钟老师三十多岁，衣着整洁，神情严肃。瞥见他手拿教案课本和粉笔盒从沙土操场的下端沉思着走来，再调皮的学生也赶紧坐好。不过，他最有特色的是“公鸭嗓”。课下或上别的课并不明显，而一旦讲语文，“公鸭嗓”就像音质极差而又音量极响的京胡或二手小提琴，不时平地拔起，声振屋瓦。

钟老师讲语文，不太讲常规性的主题思想和段落大意之类，而特爱朗读和点评好句子。每次讲新课，他都先用“公鸭嗓”朗读一遍，虽说算不上多么字正腔圆，但抑扬顿挫，声情并茂，让我觉得“公鸭嗓”简直好听极了，甚至觉得讲语文课非用“公鸭嗓”不可。朗读当中，时而打住，“喏，这句话多好，这词儿多漂亮！”朗读完，再次强调好句子，“这才是好句子，记住，写文章、写作文就是要用这样的句子！”每当他这样说的时，那特色嗓音尤其充满激情，两眼闪烁着灼人的光芒，表情也不再那么严肃，一副自我陶醉、忘乎所以的样子。实际上，他写的作文中也有很多好句子。是的，每次点评完我们的作文，钟老师都要朗读自己写的范文——我猜想那是艰苦岁月中唯一让他快乐和幸福的时刻——听得全班大气不敢出，感叹句子原来可以写得这么好，话原来可以这么说！这甚至让我觉得——是不是错另当别论——说什么不重要，怎么说才重要。这么着，我看书也不大注意内容、情节和主题思想，注意的更多是语言或修辞。

我是从小学四年级开始看《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的，一边看一边抄漂亮句子、好句子。例如，看《三国演义》抄写的是“竹可焚而不可毁其节，玉可碎而不可改其白”“勇将不惧死以苟免，壮士不毁节而求生”。接下来看《苦菜花》等当代小说，较之女主角的身世和她的故事，我也更留心关于长相的描述：“那双明媚黑亮的大眼睛，湿漉漉水汪汪的，像两泓澄清的沙底小湖。”看《白求恩大夫》，怀着沉痛而庄严的心情抄下了结尾这样一段话：“一线曙光从北中国战场上透露出来，东方泛着鱼肚白色。黑暗，从北方的山岳、平原、池沼……各个角落慢慢退去。在安静的黎明中，加拿大人民优秀的儿子、中国人民的战友，在中国的山村里，吐出了他最后一口气。”这么着，我从小学阶段开始就多多少少有了语言自觉以至修辞意识。借用王小波的话说，就是朦朦胧胧懂得了什么样的语言叫作好。

就这样，升入初中后，我也还是语文、作文成绩最好。碰巧教初一的语文老师也和小学语文老师差不多，较之课文主题思想，更注重点评好句子。记忆中，上课最开心的时刻就是等老师发作文本，看老师批语，看字里行间那一串串如飞奔的火车轮一般的红色点赞圆圈。刚上初一的时候，有一篇作文竟被初三语文老师拿到初三班上当范文高声朗读，读完又贴到教学楼中央门厅墙上展示。回想起来，那绝对是我少年岁月中最开心的时光。

我1965年秋天上初中，1966年夏天“文革”开始，初中勉强上了一年就上山下乡了。值得庆幸的是，小学语文老师、中学语文老师带给我的阅读习惯和修辞爱好始终影响着我，伴随着我，使得我即使在三四年艰苦的乡下务农期间仍没放弃看书，仍然边看书边抄漂亮句子。

如此一来二去，我开始有了修辞意识，有了多少像那么回事的文学情思。记得夏日日落西山，收工回家的路上，比我小三岁的弟弟和邻院伙伴早就扛着锄头，屁颠屁颠赶紧回家吃饭去了，好几次只有我一个人落在后面，爬上路旁的山坡，在只长草、没长树的山坡上独自坐下，遥望天际光灿灿一缕横陈的夕晖，或红彤彤挂满半个天空的火烧云，心中时而豪情满怀，时而黯然神伤，甚或潸然泪下。是的，莫言说他小学五年级辍学后在村外荒草甸子放牛时曾为鸟的叫声感动得热泪盈眶，而我曾为天边的晚霞感动得热泪盈眶——也就是说，我们即使在艰苦岁月的孤独中也没有失去对美的感动和被感动的能力。

应该说，莫言的这一能力，最终使得他从高密东北乡的荒草甸子走向了斯德哥尔摩；我的这一能力，使得我没有在蹉跎岁月中随波逐流、自甘沉沦，使得我日后成了据说多少有些影响的教授和翻译家。莫言的那种审美能力来自何处不大清楚，而之于我的那种审美能力，无疑来自那些好句子，来自修辞意识，来自由此形成的文学情思。而这，当然来自我的中小学语文老师。我由衷感激他们，感谢他们，怀念和敬重他们！用梁实秋《我的一位国文老师》那篇文章结尾的话说：“我离开先生已经五十年了，未曾与先生一通音讯，不知他云游何处。听说他早归道山了……我于回忆他的音容之余，不禁还怀着怅惘敬慕之意。”

最后我要不打自招的是，也是出于这一缘由，今年春天我作为山东卫视“超级语文课”的评委打分时多少打了点偏心分——把最高分给了讲《雷雨》的四川胡丹老师。讲课当中，胡老师以课堂为舞台，和学生一起表演《雷雨》片断。他演的周朴园，别的什么都像，只有长相不像，像的是，居然是我的小学语文老师、次次给我高分的钟老师。于是这次我毫不犹豫地就把最高分给了胡老师，并且高高举起记分牌——胡老师看见了，钟老师也看见了吗？我想也看见了……

（本文作者为文学翻译家、散文家、学者，中国海洋大学教授，著有《落花之美》《乡愁与良知》等，译有《挪威的森林》《海边的卡夫卡》《奇鸟行状录》《刺杀骑士团长》等村上春树系列作品以及其他日本名家作品一百余部）

□金新

“往年这个时候，杭州的桂花都开过了，今年到现在都没有开花，满觉陇大概要门可罗雀啦！”今年秋天，不少有闲心的人感叹道。其实，自古以来迟开的花岂止桂花？唐人白居易《大林寺桃花》曰：“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香山居士突出地展示了发现的惊讶与意外的欣喜，全诗把春光描写得生动具体、天真可爱、活灵活现，而又立意新颖、构思巧妙、趣味横生，实在是绝句中难得的珍品。

记忆中杭州某报副刊曾以“迟桂花”为刊名来纪念中国现代作家、革命烈士郁达夫，因为他的短篇小说代表作为《迟桂花》。小说中共写了四次迟桂花，作品里天性纯美的翁莲是作者刻画的美到极致的人物，也同样体现了和迟桂花一样经得了风霜之美好。

桂花是一种非常古老的物种，上古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山海经》中就有“招摇之山多桂”的记载。在古代神话传说中，嫦娥因偷吃了仙丹而飞到月宫，生活在广寒宫中，广寒宫中有一棵高五百丈的桂花树，用桂花酿制的桂花酒被誉为天下第一美酒。嫦娥与桂花的故事有着深厚的文化背景和象征意义。嫦娥作为月亮女神，象征着阴柔之美和孤独坚韧；而桂花则象征着高尚、荣誉和吉祥。

守着西湖过日子的杭州人大多知道，这“市花”值班的日子是悄悄来的。10月15日一早有人大喊：“桂花开了！”开窗一闻，桂香满园，难怪连杂文家朱国良都多情善感了一回：“隐隐约约的一缕缕馨香，婉婉约约的一丝丝甜味，我觉得它极吻合江南的气场，饱含南方的气韵，这就是中天落下的桂子，秋天孕就的精灵。”

丹桂飘香的日子，禁不住流香的诱惑，偕同家人去了一趟赏桂胜地满觉陇。但见花树溢彩流金、争妍斗艳，阵阵香气不唯扑鼻，且侵入肌肤。遗憾的是那里人满为患，花前树下几无立锥之地，草坪上、假山旁杯盘狼藉，甚煞风景。

前几日，有朋自远方来，不喜闹市的繁华，于是，又想起了之前去过的那赏桂处，现在该是怎样一番景象？

沿蜿蜒路款款而上，一路游人稀少，不多时至

石屋洞前，门可罗雀。信步入院，偌大一个庭院仅有几人在拍照留影，十分空旷。抬头望去，桂树业已卸去浓装，只有少数几棵还星星点点缀着几朵具有顽强生命力的小花，清香袅袅。此情此景应了明人唐寅《落花诗》中的“富贵园林一洗贫”，悲秋之情油然而生。

迈出石屋洞行而不远，微风起处，居然送来浓郁的桂香，急忙瞻前顾后，隐约看见东楼西屋、河畔溪滨、坡下陇上，躺着一个个硕大无朋的圆竹匾，仿佛浮在水面的采莲盆。惊疑之余靠近细观，却原来是村民在晒用金桂腌制的糖桂花。面对这一花的精魂，沉思良久。美是瞬间的，善于感悟生活的人往往能感知到萧条中蕴藏的繁华。在“月出惊山鸟”般宁静的氛围里，欣赏落花季节的暂时幸存者，岂不是一种更高的境界？何必随波逐流，逢“花”作戏呢？

带着怅然若失后的淡淡喜悦，循小径达水乐洞，往日的茶客早已无寻觅处。踱至“天然琴声”处，一泓泉水清澈见底，几能映出

全影，唯水流浅细无叮咚之声，故乏琴音之妙趣。茫茫然不知所以间，骤然记起白居易《琵琶行》中“此时无声胜有声”之警句，不觉心领神会。是啊，如果此时面临“天然琴声”，平心静气，心除杂念，想象那浑然天成的神琴，那怀抱神琴半遮面的弄琴女，那柔软的纤纤细手、那轻拢慢捻抹复挑的娴熟技巧、那大珠小珠落玉盘的乐声……比起真的琴声来，不知要高超多少倍。传说东晋诗人陶渊明就有无弦琴一把，每酒后抚弄以寄其意，从而在想象中获得完美的琴声。这听起来好像神乎其神，其实旅游的最高境界正是“物我两忘”，乐融融兮，陶醉其间。

这次陇上游，虽只看到了残花败叶，领略了萧瑟秋光，但心有所悟。旅游是一种高雅的情感艺术，没有与之相适应的文明与修养，哪里能进入境界呢？充其量是一种低层次的精力消耗，物欲发泄罢了。

陇上不复旧日景，然而，境由心造！“心晴的时候，雨也是晴；心雨的时候，晴也是雨。”其实，早桂花也好，迟桂花也罢，何如心中一年四季开放的桂花？

（本文作者为知名杂文家、语文高级教师，执教于杭州学军中学）

【人生随想】

## 迟桂花